

陈元光“光州固始说”证伪

——以相关陈氏族谱世系造假为据

杨际平¹, 谢重光²

(1.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福建师范大学 历史系,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唐初漳州的创建者陈元光来自何方、凭什么力量平定闽粤之交的动乱, 历来存在重大分歧。对所见陈氏族谱所列陈元光“先祖”与“后裔”各十余世进行辨析可以发现, 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属于伪托与虚构, 不足为据。又据较可靠的历史文献推定, 陈元光先世来自河东, 落籍岭南, 成为漳潮一带本地豪帅。由此可见, 福建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个“中原”, 是个比较宽广的概念, 绝不限于河洛, 更不限于河南固始一隅之地。

关键词:唐初; 岭南道; 陈元光; 谱牒造假

中图分类号:K207; 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3-0115-13

陈元光是漳州创建者, 他从什么地方来、凭什么力量平定闽粤之交的动乱, 历来存在重大分歧。最近几十年, 福建漳州、河南光州的一些地方史志工作者为主, 力主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新近出版的《漳州市志》^[1]、《固始县志》^[2]以及新编电视剧《开漳圣王陈元光》等, 亦皆取“光州固始说”。上述这些论者的根据, 都来自晚近颍川陈氏开漳诸谱, 以及采其说的晚近闽豫方志。因此, 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能否成立, 端在鉴别颍川陈氏开漳诸谱相关说法的真伪。我们对这些谱、志的相关记载进行了多角度的辨析, 充分证明其伪托、虚构。进而指出: 福建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个“中原”, 是个比较宽广的概念, 绝不限于河洛, 更不限于河南固始一隅之地。

兹先就这些族谱所列陈元光“先祖”与“后裔”各十余世辨析如下。

我们所见的颍川陈氏开漳族谱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民国5年(1916)陈祯祥撰录本《颍川陈氏开漳族谱》(以下简称《祯祥谱》), 其二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有文等编纂石兰堂石印本《颍川陈氏族谱集成》, 其三是福建云霄山美藏手抄影印本《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简称《山美谱》), 其四是佚名编纂、道光九年(1829)四修稿本(漳州)《平和侯卿陈氏族谱》, 其五是民国抄本《溪南陈氏族谱》, 其六是陈茂等编纂、清嘉庆年间稿本(漳州)《诏安二都白叶陈氏族谱·陈氏世系考》。^①

以上六谱, 《祯祥谱》最有代表性。《闽台族谱汇刊》编者在《祯祥谱》扉页“解题”称: “是谱有

收稿日期:2015-01-01

作者简介:杨际平, 男, 福建平潭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重光, 男, 福建武平人,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以上六谱, 第一、二、四、六种分别收入陈支平主编:《闽台族谱汇刊》第十、九、十、十二诸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五种收入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三辑第四册, 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共同出版。

闽台陈氏总谱之称。”其《颍川陈氏世系》所列陈元光先人为:寔→纪→群→泰→准→(淮)→显逊→庆之→霸汉→果仁→克荆→政。(旁系暂不列,下同)

《颍川陈氏族谱集成》为:寔→纪→群→泰→准→沂→颀→庆之→霸汉→果仁→克耕→政。

《山美谱·陈氏世代之图》为:实→纪→群→浑→钦约→肃士→景文→庆之→霸汉→果仁→克荆→政。

《溪南陈氏族谱》《平和侯卿陈氏族谱》《诏安二都白叶陈氏族谱·陈氏世系考》三谱的陈元光“先人”世系大体同于《山美谱》。以下辨析以《禎祥谱》与《颍川陈氏族谱集成》为主,兼及他谱。

一、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一、二、三世^①辨析

颍川开漳陈氏诸谱皆以东汉陈寔为颍川陈氏始祖。关于陈寔的父祖兄弟,陈氏诸谱至少有六说。《禎祥谱》谓冀州刺史仲翹生信都别驾引奇,引奇生寔。《山美谱》谓冀州刺史仲翹生信都别驾引奇,引奇生寔、蕃。^②《颍川陈氏族谱集成》谓陈嗣生陈翔,陈翔生寔。《华安箕林湖陈氏家谱》^[3]则云:“寔公乃汉司马陈和公子,字仲弓。”《南海鹤园陈氏族谱》之《氏族考》^[4]则说:高公生陈蕃,蕃生二子:长曰实,次曰寔。陈昌远纂修《陈氏族谱》^[5]之《陈氏历史源流考》云:“寔之长子名纪,字符方,……纪孙陈蕃,年十五,即有扫除天下之志。”同一个陈蕃,有说其为陈寔之父的,有说是陈寔兄弟的,有说是陈寔曾孙的,五花八门。

究其实,以上六说都存在任意取舍、不符史实的问题。陈寔(104—187)、陈蕃(?—168)、陈翔为同时代人,《后汉书》皆有传。陈翔在卷六七《党锢列传》中传称:“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陈蕃在卷六六传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陈寔在卷六二传称:“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三人籍贯各别,家庭背景亦大不同,绝不可能是父子或兄弟关系。《后汉书·陈寔传》说陈寔“出于单微。……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刺)佐”。表明陈寔父祖是布衣平民。说他是某官之子,都不可信。陈氏诸谱编列的陈寔父祖既不可信,其远祖世系就更不必说。职是之故,本文的辨析就始于陈寔,不再往前推。

关于陈寔之子、孙,《山美谱》记陈寔有二子:纪、谌。大体上本于《后汉书·陈寔传》。因《后汉书·陈寔传》只说:陈寔“有六子,纪、谌最贤”,而未具其他4子名字,故《山美谱》径称:“陈实有二子:纪、谌。”《禎祥谱》列陈寔6子:纪(字符方,鸿胪太卿^③)、鼂^④、洽、谌(汉末为司空,今卢江陈是也)、信、光。应本于《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所说的陈寔“六子:纪、夔、洽、谌、休、光”,但也加入了不实内容。《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裴松之注曰:“谌为司空掾,早卒。”《禎祥谱》弄不清“司空”与“司空掾”之天地之别,说陈谌“汉末为司空”,未了还加上一句“今卢江陈是也”,硬把早于陈寔的卢江陈褒的事迹,安到陈寔之子陈谌身上。

《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言陈谌“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准、徽”。而未言陈谌五兄弟纪、夔、洽、休、光的后裔。这就给了《禎祥谱》以发挥想象的空间:谓纪、夔、洽、谌、休、光六兄弟的后嗣分别为陈群(任魏司徒)、陈佑(为司徒)、陈唐、陈忠(字孝先,任尚书令)、陈

① 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自陈寔至陈政的世数,各不相同:《禎祥谱》《颍川陈氏族谱集成》为12世(含陈寔与陈政,下同);《山美谱》则为13世。今言世数,姑以《禎祥谱》为准。

② 《(漳州)平和侯卿陈氏族谱》等亦持此说。

③ 诸谱原有注记,本文仅据行文需要择要摘录,下同。《颍川陈氏族谱集成》记陈纪“字元方,官尚书”。谢承《后汉书》卷四载:“陈纪字元方,遭父太丘长寔忧,呕血绝气。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画百城,以励风俗。”《颍川陈氏族谱集成》或因此误以为陈纪“官尚书”。

④ “鼂”与“夔”,“休”与“信”,或形近而误。

谈、陈缔。当时司徒位列三公,史书不可能不记载,但魏晋史籍并未记及时有名陈佑而任司徒者,显系杜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的陈谌子陈忠是青州刺史,《禛祥谱》则改为尚书令。《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载:“陈宠字昭公,沛国洨人也。曾祖父咸,……宠子忠。……迁尚书令。”可见东汉尚书令陈忠(?-125)是沛国洨人,年代早于陈寔,与陈寔、陈谌世系无关。

二、颍川陈氏族谱四至八世存在的问题

《三国志》卷22《陈群传》载陈群子陈泰,“字玄伯。……子恂嗣。恂薨,无嗣。弟温绍封。”陈寔之后的世系,较明确的,止于此。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世系比较可信的,亦仅止于陈泰。

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自第4世至第8世,有以下3个特点:

1. 同少异多,诸谱互相否定。颍川开漳陈氏第4世,《禛祥谱》列9人,《山美谱》列4人,两谱同者3人:陈泰、陈训、陈琳。第5世,《禛祥谱》列9人,《山美谱》列3人,两谱同有陈准、陈声。第6世,《禛祥谱》列4人,《山美谱》列5人,两谱除陈匡一人还有某些共同点外,余皆不同。第7世,《禛祥谱》列6人,《山美谱》列6人,两谱无一人相同。第8世,《禛祥谱》共列11人,《山美谱》列5人,两谱除陈庆之一人外,都不相同。

诸谱既然声称陈政、陈元光是颍川陈寔的后人,自应对自陈寔至陈政中隔几代,是怎么代代相传的,有统一的说法,不能各说各的,令人莫衷一是。而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陈寔以降5至8世,恰好相反,各有各的说法,可谓小同而大异。其大异必然互相否定。而其小同,又都经不起检验。

如其第4世,两谱同者:陈泰、陈训、陈琳3人。陈训,《晋书》卷九五《艺术》载:“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吴亡,训随例内徙。”陈琳,《三国志》卷廿一《王粲传》载:“广陵陈琳字孔璋。”可见历阳陈训、广陵陈琳不可能是颍川陈泰的兄弟或从兄弟,当然也不可能是陈寔曾孙。

又如其第5世,两谱所同的陈准、陈声,其父辈却大不同。《禛祥谱》说此两人为陈泰之子,《山美谱》说此两人为陈浑之子。究其实,两谱皆谬。《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载:陈群子陈泰,“溢曰穆侯,子恂嗣。恂薨,无嗣。弟温绍封”。可知陈泰至少有二子:恂、温。而无陈准其人。《晋书》卷八八《孝友·庾亮传》称陈准兄弟为庾亮之“邑人”,据孙盛《晋阳秋》:“庾亮字符规,颍川鄢陵人。”^[6]说明陈准是颍川鄢陵人,不是陈寔、陈纪、陈群、陈泰的后人。《山美谱》说陈准为陈浑之子,亦非是。《(嘉靖)浙江通志》卷二一载:“陈恂字子厚,桐庐人。”与陈寔世系,与陈准显然无涉。

又如第6世,两谱除陈匡一人还有某些共同点^①外,余皆不同。第7世,两谱无一人相同。第8世,除陈庆之一人外,诸谱各不相同。陈庆之之父,《禛祥谱》说是陈显逊,《山美谱》说是陈景文,都不可信。《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明确记载:“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山国人也。幼而随高祖(按指肖衍)。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可见,陈庆之父祖不显,平民出身,不是名宦之后。义兴山国的陈庆之籍贯与颍川许昌陈氏显然没有血缘关系。可见,即使两谱记载相同之人,也是是非“颇谬于国史”,绝不可信。两谱所记矛盾之处,互相否定,不可信;两谱所记相同之处,又都经不起推敲。结果还是同归于谬。

2. 诸谱所列自第4世至第8世的旁支,虽多是汉唐间陈氏名人,然其籍贯与经历,竟无一人可以确认为颍川陈寔之后,或陈政、陈元光之先祖(或从祖)。如四世之陈玠,《三国志》卷廿二记:“陈

① 《颍川陈氏族谱集成》有陈匡,但未注其字号与事迹;《山美谱》也有陈匡,谓其“字文正”;《禛祥谱》没有陈匡,但有陈津“讳匡”,似乎可以认定此陈津或即《山美谱》所说的陈匡,但该谱又说此陈津讳匡者“字定用”,又明显不同于《山美谱》。

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也。”^①《三国志》同卷《陈群传》记:“(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干,太祖皆用之。”也显示陈群与陈矫非戚属关系。

又如五世的陈騫(212—292),《晋书》卷三五《陈騫传》载:“陈騫,临淮东阳人也。……起家尚书郎,……迁尚书,封安国亭侯。”陈寿(233—297),《晋书》卷八二《陈寿传》载:“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②陈诩,《晋书》卷七一《陈颢传》载:“陈颢字延思,陈国苦人也。少好学,有文义。父诩立宅起门,颢曰:‘当使容马车。’笑笑而从之。仕为郡督邮。”可知陈诩、陈颢父子为陈国苦县人。

又如六世的陈匡,确实是陈准之子,陈准既为颍川鄢陵人,则其子也应是鄢陵人。

再如七世的陈显达,《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载:“陈显达,南彭城人也”,行伍出身。陈伯之,《梁书》卷二〇《陈伯之传》载:“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伯之不识字。”以上这些人与颍川陈氏,与陈政、陈元光也都无血缘关系,彼此绝非昆从兄弟子侄关系。

3. 诸谱造假手段十分拙劣。如《山美谱》列陈浑为陈群之子。实际上陈浑于东汉熹平(172—178)年间任余杭县令,与陈群的祖父陈寔同时代。再如陈宠,《后汉书》有传,已见上引,乃沛国洨县人,陈忠之父。《禛祥谱》反将陈忠之父陈宠(?—106)列为陈忠(?—125)之侄。

还有,谱载四世陈训曾任迪功郎、尚书令,陈玠“魏明帝时任观察使”,七世陈显逵、陈盛之“任观察使”,陈威之“任迪功郎”;八世陈休之“任迪功郎”,陈健之“任节度使”,陈敬之“任吏部侍郎”、陈尚之“任记宝郎”、陈熙之“任通直郎”等等,也都不符合史实,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还没有这些官称。^③《禛祥谱》将晋丞相掾陈康写作“任梁丞相”,亦大谬。

史学前辈邓广铭曾说史学研究有四把钥匙:地理、职官、年代、目录。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的编纂者们黯于这几方面的学识,故在编造先人世系时贻笑大方。

三、颍川陈氏族谱第九世存在的问题

颍川陈氏九世祖,《禛祥谱》列16人,皆以“霸”字为辈行;《山美谱》列有9人,除据《梁书·陈庆之传》云陈庆之有子听、昭(“昭”误为“暄”),据《梁书·陈伯之传》记陈伯之有子“武牙”外,亦皆以“霸”字为辈行。其实,这都是编谱者的想当然。《陈书·高祖本纪》明确记载陈高祖有兄道谈(谭),有弟休先^④,可见其时陈氏族人,并不以“霸”字为辈行。实际上,南朝史书(包括《陈书》《南史》),除陈霸先外,再也未见陈霸某者。可见,诸谱所说的陈霸汉等等,全都是向壁虚构。^⑤

两谱关于颍川陈氏第九世的叙述,致命硬伤与漏洞更多,更不可信。

《南史》卷九《陈本纪》载:“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姓陈氏。其本甚微,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寔玄孙晋太尉准。准生匡,匡生达,永嘉中南迁,为丞相

① 《禛祥谱》所说的陈玠应即此人(“玠”为“矫”形近易误,“香弼”为“季弼”亦形近而误)。

② 《晋书》卷八二《陈寿传》,第2137页。巴西安汉,位今四川南充市。

③ 迪功郎始置于宋,宋崇宁二年(1103),置将仕郎为选人新阶官。政和六年(1116)改称迪功郎。通直郎始置隋唐,作为文散官。六部侍郎也是隋唐才有。观察使、节度使也是唐代才开始有的官称。

④ 《陈书·高祖本纪》明确记载陈高祖有兄道谈(谭),弟休先,陈霸先执位后,追封道谭(谈)为始兴郡王,休先为南康郡王。《山美谱》则仅记陈霸先有兄霸始(字道谭,封始兴王),而完全不及陈休先。《颍川陈氏族谱集成》则越过陈霸先前辈,而登列陈霸先子侄辈,显然都是错误。

⑤ 颍川陈氏开漳族诸谱言陈霸汉“封汝宁王”“官兵部侍郎”“封公,加九锡,不受”等全都于史无据,南朝陈时六尚书为“吏部、祠部、度支、左户、都官、五兵”,其中并无所谓“兵部”,亦无“尚书侍郎”之官称。

掾,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①据陈霸先富贵后“白云”的“家谱”^②,陈康九传至陈武帝陈霸先,而《山美谱》《禎祥谱》都是由陈康之直接跳到陈霸先、陈霸汉等。中隔200多年,八九代人,两谱居然能将他们无缝衔接起来,其主观随意性实在令人惊叹!^③

《平和侯卿陈氏景肃族谱·我陈氏世系》(载《闽台族谱汇刊》第十一册)与《平和侯卿五世洞宇派陈氏族谱》^[7]注意到这一问题:于陈达等之后,记“八传而至”某某。^④此二谱虽然注意到族谱中缺八世,却无法弥补。这是因为编谱者于此遇到了尴尬的困局,进退失据:《山美谱》《禎祥谱》等都是数支并列,与陈康同辈的“昆从兄弟”还有陈休之、陈尚之、陈庆之、陈伯之等。如果陈康之后据《陈书·高祖纪》补上中缺的八世,那么,陈休之、陈尚之、陈庆之、陈伯之等之后也都要各补八世,这谈何容易!不仅如此,陈伯之、陈庆之等与陈霸先之父文讚为同时代人。陈伯之、陈庆之之后,也插不下八世。勉强为之,势必弄巧成拙。《颍川陈氏族谱集成》就是如此,它把从《陈书·高祖纪》抄录的陈高祖先世的一段“家谱”硬植于陈霸先侄曾孙陈沉(陈后主子)之后,于是便有:沉→英(盱眙太守)→弼公(晋尚书)→鼎(晋兵部都尉,生三子)→定→高→咏→猛→道巨(梁太常卿)→文讚。这么一来,陈霸先的皇考文讚,过了一轮回,又变成了陈霸先十二世侄孙,朝代的顺序也变成了先南朝陈而后才是两晋、南朝梁。

要言之,所谓颍川陈氏第九世,除抄自正史的陈霸先与陈庆之子昕、昭(误为暄),陈尚之子武牙外^⑤,他如陈霸汉等等,全都是向壁虚构。其造假的痕迹,也极明显。如《禎祥谱》,前面说陈庆之“为武威将军。生二子:长昕,次宣。”接着又用直线表示:○庆之○——○霸汉(字兴家),前后明显矛盾。^⑥因为虚构的陈霸汉被说成是陈元光高祖,故这里特揭其伪,以正视听。

四、颍川陈氏开漳诸谱所谓陈政父、祖事迹证伪

颍川陈氏第十世,两谱都仅列隋“司徒”陈果仁一人。第十一世,也都仅列“唐开国元勋”陈克耕一人。两谱难得一致。颍川陈氏开漳诸谱中,此两人分别是陈政的祖、父,其真伪尤其重要。

颍川陈氏诸谱所附的《记》《传》《墓志》对陈果仁、陈克耕形象的塑造,都很“丰富多彩”,极富想象力。

关于陈果仁,《旧唐书》卷五六《沈法兴传》载:“沈法兴,……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郡贼帅

① 《陈书》卷一《高祖纪》所记略同,但无“其本甚微,白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等六字。

② 此“白云”两字,表明《南史》撰者,对其“白云”的世系,并不相信。陈霸先“其本甚微”,已说明他是平民出身,父祖并无仕宦历史。可见,《陈书·高祖纪》所载陈高祖先人的那些官职全都是陈霸先富贵后杜撰的,目的是提高本家族、宗族的门第,说明自己不是暴发户。也正因为如此,陈霸先所谓“家谱”所列的陈康以下一千人等,无一见于正史。

③ 陈寔生于公元104年,至公元557年陈霸先称帝,中经过550多年,按每代相隔25年计,这550多年亦应历经22代左右。禎祥谱自陈寔至陈霸汉仅8世,山美谱自陈寔至陈霸汉仅9世。仅此一端即可见禎祥谱、山美谱陈寔至陈政、陈元光“世系”的极不可信。

④ 《平和侯卿陈氏景肃族谱·我陈氏世系》此处有小误,按《陈书·高祖纪》记载应该是陈达传陈康,陈康“八传而至文讚”。

⑤ 若就家族关系而言,他们也并非昆从兄弟,与陈寔,与陈政、陈元光也都无宗亲关系。

⑥ 《禎祥谱》之《颍川陈氏世系》既说陈霸汉出自陈庆之,而《禎祥谱》之《撰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载《闽台族谱汇刊》第十册第47-54页)又说陈霸汉之父“讳继,任梁合浦太守,有业珠蠲丁賑饥禱雨之异政,濂州故有陈王祠”,显然也是自我矛盾。

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丞元佑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乃与佑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佑于坐,号令远近,以诛化及为名。……自署南道总管。……承制置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法兴以义宁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灭。”到了颍川陈氏开漳诸谱,参加镇压隋末农民起义,后又改投割据势力沈法兴的陈果仁却变身为为民请命的良臣。

《祯祥谱》之《撰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说陈政“祖讳欲得,为守嘉兴,请蠲逋负,泣谏,炀帝不从,以死。考讳犍,见隋室之乱,倡义平纷,率所部诣神尧,有扈辟功,特赐锦旗,绣字为开国元勋”;《溪南陈氏族谱》《平和侯卿陈氏族谱》等托名潘存实的《漳南陈氏世系记》则谓果仁“事隋为司徒,判尚书户部度支事。尝守嘉兴,白制司以雪冤狱者数十家。……后以羨余进请蠲逋负,炀帝不从,泣谏以死”。

检视官制度史,隋朝尚书六曹还只有度支而无户部,因而不可能有“司徒判尚书户部度支事”。“制司”为制置使的简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才出现。制司管刑狱是南宋初一时之制。署名潘存实的《漳南陈氏世系记》说到“制司”管刑狱事,足见其为南宋以后的托名伪作。要言之,颍川陈氏诸谱所说的陈果仁,其人虽真实存在,其事则完全不可信。陈果仁是晋陵人,^[8]若其果为陈元光曾祖,那么陈元光就是江南的晋陵人。

关于陈克耕,其人其事也完全是虚构的。《祯祥谱·撰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说陈克耕于陈果仁泣谏炀帝蠲逋负以死后,“见隋室之乱,倡义平纷,率所部诣神尧,有扈辟功,特赐锦旗,绣字为开国元勋”。《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泉潮团练使副将、宣威将军兼翊府记室许天正撰之《开国元勋陈克耕夫人魏氏墓志》说:“陈果仁事隋平寇,死于浙。(克耕)因晦处幽居。至是,吴浙好义者聚众推戴劫翊克耕为元帅,……府君乃率精兵五万,共取霍邑,及临汾郡。功成,太宗御制赞曰:师徇霍邑,率众来同,斩朱说李,困窦擒充,缉熙帝戴,不自为功。府君开国之功,魏氏劝戴之力也。”意谓陈果仁死后,陈克耕起于吴浙;《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别驾许天正撰《一世祖行状》谓:(政)“父威顺公克耕,当隋季之乱,与阳羨人卫迺商游并、汾间。迺固与并人沈勇、汾人李义谋,众推为盟主以御乱。会唐秦王李世民击西河,率精兵五万赴之,共取霍邑及临汾郡。功成,仕为诸卫将军。”意谓陈果仁死后,陈克耕起兵于河东。

《祯祥谱》《平和侯卿陈氏族谱》如此造假看似很有逻辑,但忽略了关键的时间因素。陈果仁死于武德三年(620),李唐政权建立之后。此后的陈克耕怎么可能于吴浙或河东起兵,并穿越时空,使时间倒流,参加隋大业十三年(617)的取霍邑及临汾之役,并成为李唐的开国元勋?!

正因为颍川陈氏开漳诸谱关于陈克耕其人其事,纯属造假,而署名许天正的《开国元勋陈克耕夫人魏氏墓志》与《(漳南陈氏)一世祖行状》等等,亦纯系陈氏后人杜撰的伪作,丝毫没有真实性,故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与两《唐书》等等,不可能,也没有只言片语谈及陈克耕等人。

五、陈政、陈元光籍贯、史事辨析

颍川陈氏第十二世,《祯祥谱》《山美谱》二谱都列敏、敷、政三人。《祯祥谱》注“兄弟三人俱任中郎将”,陈政传陈元光。敏、敷不具其传人。《山美谱》注曰:“敏,袭父职,仕左玉钤卫翊府中郎将,怀远大将军”;“敷,承父荫,仕左玉钤卫翊府右郎将,云麾将军”;政“奉唐高宗皇帝命戍闽……子元光袭父职,因家焉”。《颍川陈氏族谱集成》记为敬、敏、政三人。曰:“敬(邑令,讳昌)、敏(分居何处未详所之)、政(字一民,唐泉州刺史,忠【中】郎将,镇泉州、漳州。”三谱有两种不同说法。

《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许天正撰《一世祖行状》又生一说:“总章二年己巳,泉潮间诸蛮獠啸乱,……高宗敕进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挂印授节钺,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二十三员,……比至,府兵五千,而寇戎数万,自惟以寡伐众,……乃奏请援兵。朝命二兄敷、敏

领兵南下。咸亨元年奉母同行,至浙江山不幸二兄俱故,诸孙沦亡。府君往迎其母,葬其二兄暨诸孙于浦城。由是尽得其父之兵,合姓五十八氏。”按此说,陈政二兄敏、敷及诸侄似乎皆死于咸亨元年(670)奉命领兵南下驰援陈政的途中。

相较而言,托名许天正撰的《一世祖行状》最不可信。

先说总章二年泉潮间曾否发生“蛮獠啸乱”^①,如果有,规模有多大。《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江南道》载:“漳州,漳浦。上。开元户一千六百九十。”^[9]这1690户,既包括原泉州龙溪县南部地区(建立漳州时,这一地区割属漳州,成为漳浦县的主体部分,且为漳州的治所所在)的人口,也包括漳州建立后该地区的人口增殖。除去这两部分,剩下的不足千户就是泉潮间的“蛮獠”。总章二年(669)前后,泉潮间的全部“蛮獠”即使都参加作乱,也就是那么大的事,还用得着惊动朝廷?按常理,如此小规模的地方性事件,应该由当地政府——潮州自行解决(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②如果潮州力有不逮,那么还可以由广州都督府来解决。广州都督府辖广、循、潮、冈等十多州。广州本身就“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10]单其经略军就管镇兵5400人。^[11]以广州都督府管内的兵力,对付区区千户上下的“蛮獠”作乱应该绰绰有余,又何须两度从北方调兵?!

再说府兵问题。唐代“府兵不是职业兵”,^[12]除轮流上番宿卫外,耕田种地同于一般农民。按《唐户令》“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13]的规定,府兵官兵不允许,也不可能防戍地安家落籍。

光州时属淮南道,时淮南道共有6个军府,约6000人上下。如果陈政自淮南道率3600名府兵南下,并在漳州定居,就意味着抽空并最终废掉淮南道一半的军府。若加上后来“增援”的“府兵”,那就等于抽空并废掉淮南道全部军府。总章(668—670)、仪凤(670—679)间固始估计可能不及3000户。此时抽走3600男丁(府兵)到外地落籍,又意味着掏空整个固始县^③,这可能么?

唐朝府兵制度规定:“若有差、行、上番,……若父兄子弟,不并遣之;若祖父母、父母老疾,无兼丁,免征行及番上。”^[14]按此规定,陈政被征行后,其二兄自不应并遣。按托名许天正撰的《开国元勋陈克耕夫人魏氏墓志》推算,总章二年,魏氏76岁。正常情况下,陈家至少应留一丁陪侍,断无祖孙三代(上自76岁的老寡,下至年甫13的小男)同时征行之理。^④

再说,光州(包括固始)根本就没有军府,因而根本就不存在自光州固始率府兵南下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陈政、陈元光本来就不是光州固始人。《祯祥谱》的《撰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与《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别驾许天正撰的《一世祖行状》等虽都抽象肯定陈政、陈元光“系出河东,世居于光州之固始县浮光山”,但诸族谱的核心内容——自陈寔至陈政的(包括旁支)世系,全都具体否定陈政、陈元光是光州固始人。因为细检陈氏诸谱,竟无一人“系出河东”人,亦无一人(包括陈政的父、祖、曾、高及诸从祖)是光州固始人。

那么,陈政、陈元光究竟是哪里人?陈元光同时代人张鹭《朝野僉载》称陈元光为“周岭南首

① 郭志超、林遥棋《闽南宗族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48页)就认为总章二年前后,泉潮间不曾有“蛮獠啸乱”。

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载:“义安郡:绥安、海宁、海阳、义招、潮阳、程乡。”可见,南北朝时的南齐,义安郡下曾置绥安县。绥安不设县后,其地应该仍与潮阳等县一样,归义安郡管辖。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潮州》:义安郡后来逐渐演变为潮州(隋开皇十一年于原义安郡地置潮州,大业三年罢州为义安郡,武德四年复为潮州),绥安故地(今云霄县)很可能即属潮州。设置漳州后,故绥安地才归漳州。

③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载:贞观十三年(639),光州辖5县,“户五千六百四十九”。平均每县约1100多户。《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光州5县共31473户,平均每县约6200户。

④ 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关于魏母祖孙三代同行入闽事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为什么行军途中,二子二孙凑巧都亡,而老妇独存?二子二孙俱亡后,为什么事后未按传统礼法归葬乡里祖莹?魏母去世后,为什么不按礼制要求与其夫合葬?

领”。^[15]其说得到宋元明文集与地方史志的有力支持。如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记：“威惠庙。”朱翌《威惠庙记》云：“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北宋吴与《漳州图经序》与南宋朱熹《漳州守臣题名记》，以及现存福建最早的省志——弘治二年(1489)黄仲昭撰《八闽通志》，谈到陈元光事迹时，都未指明陈元光是哪里人。古人为文，常提及所述之人的郡望或籍贯，本地人则可省略。吴与、朱熹、黄仲昭等有关漳州论述皆未言陈元光籍贯，很可能就是因为陈元光是本地人，而不是来自某个远方。

现存广东或潮州方志，也都说陈元光是本地人。明隆庆(1567—1572)刻本《潮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记》载：“按潮州旧志载：唐仪凤间，崖山贼陷潮阳。命闽帅陈元光讨之。”明确提出陈元光是“闽帅”，受命于潮。明万历(1573—1620)刻本《粤大记》卷一五《献征类·精忠大节》更载：“陈元光，揭阳人。父政，以武功著。元光明习韬铃，善用兵，有父风。”清顺治(1644—1661)刻本《潮州府志》卷五《历代仕宦考》也明确记载：“唐陈元光，揭阳人。隋义安郡丞陈洪孙，洪子政，以武功著。”唐贞观至开元间，泉潮一带都属岭南道，以岭南军将处理岭南事，完全符合当时的时空特点与军事制度。

明末以后，福建的一些方志始见陈元光光州固始说。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明崇祯(1628—1644)初刊印的何乔远《闽书》。其成书年代晚于朱翌的《威惠庙记》500年左右，也晚于隆庆(1567—1572)《潮阳县志》与万历《粤大记》数十年。

《闽书》卷四一《君长志》记：“陈元光，字廷炬，固始人。祖克耕，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父政，以从征功，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总章二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金乞镇帅，以靖边方。高宗敕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绥安故地。……(元光)及代领父众，会广寇陈谦连结诸蛮苗自成、雷万兴攻陷潮阳，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永隆二年，盗起攻南海边鄙，循州司马高璇受命专征，令元光提兵入潮，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获万计，岭表率平。还军于漳，事闻，进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

《闽书》此说出自禎祥谱之《撰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与《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别驾许天正撰的《一世祖行状》，明显违背唐代名物制度，极不可信。如前所述，陈克耕其人及其所谓的“从唐太宗克临汾”都是向壁虚构的，此其一。考《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武官》：“玉铃卫”之名仅见于光宅元年(684)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称帝时期，时间很短暂，前后仅21年。隋唐之际的陈政怎么可能超前60多年就“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此其二。《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载：“归德将军，显庆三年置，以授初附首领，仍隶诸卫也。”陈政何以早在隋唐之际就得“归德将军”衔？陈政若果然是“初附首领”才有的“归德将军”，岂不坐实其为岭南首领之说？此其三。总章二年，陈政就算是“某卫翊卫左郎将”，也只是正五品上的中级军官，怎么可能“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此其四^①；陈政、陈元光在泉潮间参加的战事大体有三次，总章二年这一次规模很小，对方既不攻城，又没“略地”，甚至连其首领的姓名都没留下，怎么反而惊动朝廷，由“(唐)高宗敕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此其五。唐代，行军总管是行军征讨时的临时差遣，事罢，将归于朝，兵散于野，陈政的职责既是“镇”“戍”，为何破例领行军总管事？陈元光又怎么会在“岭表率平”之后，进“岭南行军总管”，使行军总管破例成为常设官职？此其六。短短250字左右的记载，不合唐代名物制度处就如此之多，焉能取信于人？！

明代以前，河南方面的地方志还不知道陈政、陈元光其人其事。至清初，顺治《光州志》始见陈元光来自光州说。顺治十六年(1659)刊本《光州志》卷九《人物考·乡贤》载：“唐陈元光，光州人，

^① 唐代任行军总管者，多为公卿大臣或十六卫将军，或都督刺史。陈政只是十六卫大将军，将军之下的翊府郎将，显然不够格当某道行军总管。

字廷炬。……年甫十(二)【三】，领光州乡荐第一，遂从其父政领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父薨，代领其众，任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垂拱二年，上疏请建一州于泉潮之间，以控岭表，乞注刺史以主其事。时宰相侍从裴炎、娄师德等以为非公不可，遂可其请。”

顺治《光州志》这段记载应取材于禎祥谱的《唐列祖传记》、《平和侯卿陈氏族谱》托名“别驾许天正撰”的《一世祖行状》，以及托名“唐赐进士欧阳詹撰”的《二世祖行状》。其说问题更多。除同上疑点外，还有：陈元光年十三，尚未及丁，便从父“领将兵”戍闽，不合唐代兵制，此其一。陈元光建请创置漳州时，自请“乞注刺史以主其事”，创置漳州后，又得“世守刺史，州自别驾，县自簿尉以下听自用”，更不合唐代职官制度。唐代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世袭制度，陈元光一家若果世袭刺史，岂不直接坐实其为“岭南首领”之说，此其二。唐史明确记载陈元光请建漳州的垂拱二年(686)，宰相裴炎早已被武则天杀害^①，而娄师德则还要等八年后才拜相。^② 顺治《光州志》却无中生有，说什么“时宰相侍从裴炎、娄师德等以为非公不可，遂可其请”。其罔顾史实，可谓登峰造极！此其三。

事情还不止如此，顺治《光州志》虽说陈元光是光州人，却无法说明陈元光是哪县人？而光州所辖各县方志，竟也无一认领陈政、陈元光为本县人。更有甚者，明清固始县志(包括现存最早的嘉靖《固始县志》与清乾隆《重修固始县志》)也都始终只字未提陈元光其人其事。不仅如此，葛臣纂嘉靖《固始县志》卷七《人物志·隐逸附》的(葛)臣曰，更明确地说：“固始衣冠南渡，大较有三。按《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一也。观福清唐尚书右丞林贲、御史中丞陈崇可见。又，王潮之乱，十八姓入闽，二也。观方、胡、龚、徐、顾、丘、白可见。又靖康南渡，衣冠文物荡然一空，三也。”^③所列三次“固始衣冠南渡”中，并无唐初陈政、陈元光南渡之事，更直接从根本上否定了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

六、陈谱陈咏以下十数世存在的问题

颍川陈氏开漳诸族谱，陈元光以下世系前四世都是元光→珣→酆→咏→，接下去，《山美谱》：为章甫→岳(会昌元年进士)→羽(乾符二年进士)→夷行(字道周，乾化四年进士)→陶(官左仆射，任平章事)→重→云→希亮→恪→舜俞→禹议(字去非，号简斋，升参知政事)→汤征(云霄陈岱陈氏始迁祖)。

《禎祥谱·北庙开漳陈氏世系》为章甫(字尚冠，十五登进士)→岳→浚(翰林学士)。

《颍川陈氏族谱集成》为章甫(光州司马)→岳→羽……

《颍川陈氏族谱集成》另有政兄敬→忠(唐赠鄂国公)→邕(生四子一女，赠太子太傅，谥忠顺王，此即南陈派之始祖)→夷则、夷锡、夷行、夷实)……

政兄敏(分居何处未详所之)。

三谱矛盾重重，令人摸不着头脑。简要地说，政→元光→珣→酆→咏(谟、吁)这五代人的血缘关系可能是真实的。陈章甫以下，问题就多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唐诗》卷二一二高适《同观

① 《旧唐书》卷八七《裴炎传》即载：“裴炎，……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内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

② 《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载：“娄师德，……上元初，……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长寿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书事。明年，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③ 顺治《固始县志》卷七《人物·隐逸》完全保留前志“臣曰”这段话。

陈十六史兴碑并序》称：“楚人陈章甫，继毛诗而作史兴碑。”说明陈章甫是楚人，与陈元光无涉。《元和姓纂》卷三《诸郡陈氏》将江陵陈章甫与陈元光并列，亦证陈章甫与陈元光世系无涉。

《唐才子传》卷三记“陈羽，江东人”。《唐才子传》卷八等记“陈陶，字嵩伯，鄱阳剑浦人”。^[16]此二人都与陈元光以及光州、漳州无涉。唐人著作中亦绝未见陈章甫任光州司马、陈陶“官左仆射，任平章事”的蛛丝马迹。

陈夷行，《新唐书》卷一八一《陈夷行传》载：“陈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诸陈也，世客颍川。”可见陈夷行是江左人，与光州固始或漳州无涉。

《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云：“又有颍川陈忠，不知所承”，其后的世系为：陈忠传陈邕，陈邕传夷行（“字周道，相文宗”）、玄锡、夷则、夷实。表明陈夷行曾祖以上不详，父陈邕、祖陈忠也没当过什么大官。可见《山美谱》说陈夷行是陈羽之子，是乾化四年（914）进士；《颍川陈氏族谱集成》说陈忠，唐赠鄂国公，邕赠太子太傅，陈忠、陈邕、陈夷行是陈政兄陈敬的后裔，其《南陈实录》又说：“始祖陈忠公，原籍京兆府万年县洪故乡（今属江西饶州府），所居多植桂，因名桂里。厥子邕，唐神龙元年乙巳，武后收中宗回宫，是年登位，改号神龙。邕官至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协，开元二十四年被谪入闽”云云；《禎祥谱》说陈忠封邓国公，陈邕“唐赐进士，太子太傅”，为陈霸图后裔、陈范之子、孙；陈鸿文编纂清同治十一年（1872）稿本《华安箕林湖陈氏家谱》^[17]，将陈太傅（邕）、文颢（“太傅子”）、洪进（“太傅孙”）直接接续在陈政、陈元光、陈珣、陈酆、陈谟（咏、吁）之后等等，全都不可信，且编得很离谱，极其荒谬。“太子太傅陈邕”其人既系虚构，《禎祥谱》著录的《皇赐光禄大夫兼礼部尚书太子太傅陈邕制词》等，也定为伪作无疑。^①

陈希亮、陈舜俞、陈傅良、陈尧佐、陈禹议（“与义”之误），《宋史》也都有传。《宋史》卷二九八《陈希亮传》载：“陈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广明中，违难迁眉州青神之东山。”卷三三一《陈舜俞传》载：“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卷四三四《陈傅良传》载：“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卷二八四《陈尧佐传》载：“陈尧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为闽州闽中人。”卷四四五《文苑·陈与义传》载：“陈与义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迁洛，故为洛人。……（绍兴）六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正月，参知政事。……十一月，卒，年四十九。”以上五人，与陈元光世系，与漳州、光州也都毫无关系。

《山美谱》还记陈重子陈云（字庆祥，隐居不仕）、陈京（字庆复，擢进士）。《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陈京传》记：“陈京字庆复，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父兼，为右补阙、翰林学士。……京无子，以从子褒嗣。”《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所记相同，此外又记陈京兄陈当（监察御史）、陈棖（大理评事）。可见《山美谱》关于陈重、陈云、陈兼等世的记载，也都不可信。同样，《山美谱》记陈羽为乾符二年（875）进士，陈夷行为乾化四年进士，《颍川陈氏族谱集成》称陈谟为“漳州刺史，宪宗时李勉荐有谋略，入署尚书”，陈谟子陈则（官漳州刺史，肃宗迁岭南观察使），陈谟孙陈荡（朝散大夫，奉敕继守漳州刺史），陈谟曾孙陈江（奉敕继守漳州刺史，祖孙父子相承守漳州百余年）；《禎祥谱》谓陈谟“封魏国公、兵部大司马、任漳州刺史，宪宗时李勉荐有谋略，入署尚书”，陈则“承父职任观察刺史、尚书太傅，封赵国公”，陈荡“中书令太保，任朝散郎，封陈国公”，陈江“行军总管，封忠鯁子”等等，从其职官的堆砌、错乱与年代的颠倒（所谓宪宗朝的陈谟为父，而肃宗朝的陈则反而为子），亦皆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

① 唐史与唐人著作中亦绝未见陈邕为太子太傅和陈邕因与李林甫不协而被贬入闽的记述。

七、结语

前面我们检视颍川陈氏开漳诸谱世系,发现诸谱世系,完全不是根据历史的客观事实或某种宗族档案,而是根据光宗耀祖的需要,率意编排史书上的陈氏名人。从颍川陈氏“始祖”陈寔到开漳陈氏“始祖”陈政的世系,只有陈寔、陈(纪、聶、洽、谌、信、光)、陈群、陈泰等少数几个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大体上据正史抄录,基本真实,除此之外都是随意拼凑或凭空虚构。

陈元光以下,陈元光至陈咏的血缘关系可能是真实的。再往后又完全出于杜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确是陈元光的后裔。

颍川陈氏开漳诸谱所附的各种“文件”,包括《漳南陈氏世系记》,各世祖《行状》、《开国元勋陈克耕夫人魏氏墓志》,《唐高宗敕陈政入闽诏》、《敕陈元光建州县诏》,以及《龙湖公全集》等等,全都造假。《漳南陈氏世系记》《开国元勋陈克耕夫人魏氏墓志》之为伪作,已见前述。《唐高宗敕陈政入闽诏》《敕陈元光建州县诏》,以及《龙湖公全集》等之伪,见另文。^[18]这里就专谈各世祖《行状》造假的铁证。其一,许天正是唐初人,其所撰《一世祖行状》不当写到宋代。其二,唐代乡贡进士考中,称“前进士”。唐代无“赐进士”之说。托名“赐进士欧阳詹撰”的行状,以“赐进士”结衔,足见其为后世不了解唐代科举制度者所伪撰。其三,这些所谓“行状”的雏型就是《禎祥谱》所见的《唐列祖传记》。《唐列祖传记》经稍事修改后,就变成《溪南陈氏族谱》所见的《一世祖》《二世祖》等。此时各世祖传记既无“行状”字样,也不著撰者姓名,表明此乃后世修谱者所作。后来,不知哪位有心人,一字不改地在各世祖传记上面加上“行状”两字,并分别为他们杜撰了作者名衔。这就成了“别驾许天正撰”《一世祖行状》,“唐赐进士欧阳詹撰”《二世祖行状》,“银青大夫江淮等道宣抚使御史中丞萧复撰”《三世祖行状》,“辅国将军兼左骁卫将军御史中丞扶风马寔撰”《四世祖行状》,“福建团练使兼欧宁镇抚使李贻孙纂”《五世祖行状》等等。其造假轨迹历历可见。一些学者不加细察,信以为真,以之作为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的主要论据。幸好造假者太粗心,竟没有删落所谓“行状”中的五代、宋以后的记事,从而露出极其明显的造假马脚。

如前所述,颍川陈氏开漳诸谱虽抽象肯定陈政、陈元光“世居光州固始”,但其核心内容——世系又全都具体否定陈政陈元光光州固始说,从而使陈元光的光州固始说从根本上失去根据。

那么,陈政、陈元光的光州固始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郑樵《荜阳郑氏家谱序》称:“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19]

郑樵所论信而有征。聊举几例。其一,郭子仪(697—781),华州人,其六子郭暖,“以太常主簿尚升平公主。……拜驸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贞元三年,袭代国公”,^[20]一直在朝廷任职。而泉州晋江石湖钱山郭氏家谱竟说“汾阳王,其六子暖,仕于光州,家于固始,……至唐昭宗时,命王审知开闽,移固始之民而邑于闽,暖曾孙颂为审知参军,家于兴化……”^[21]

其二,《清溪虞都许氏家谱》^[22]关于许氏的入闽有三说:其一,东汉章帝元和间许潏,自光州固始奉命讨闽越,“生子一十有五,许氏之盛于闽也,自此始”(第93—98页)。其二,“始祖侍御银青光禄大夫讳爱公,随闽王入闽”(第77页)。其三,同一个“爱公”,“其入闽也奉敕镇漳之诏安”,后“避王绪之乱”迁石龟(第93—98页)。三说彼此对立,又都说来自光州固始,岂不耐人寻味。

其三,泉州《鉴湖张氏族谱》卷首,明嘉靖十九年(1540)张继明序称:该谱“世远文字湮废,自一世至十三世名字世数已不可得而详,又云来自光州固始,盖泉(州)叙谱之通说也”。^[23]可见,众多族谱的光州固始说,并非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基于一种人云亦云的“通说”。类似例子,所在多见,

不胜枚举。

再举二个宏观之例。其一,如前所述,陈政父子不是光州固始人,光州无府兵,故陈政不可能自光州固始率府兵入闽。但今闽南族谱,声称随陈政自光州固始入闽的,比比皆是。足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其二,史载:中和元年(881),“霍丘镇使王绪陷寿、光二州”。^[24]光启元年(885)正月,王绪为避秦宗权,“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是月,陷汀、漳二州”。八月,王潮兵变,囚王绪。翌年八月,王绪自杀。^[25]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载:唐末寿州领五县,3个上县,2个紧县,州治寿春,天宝户三万五千多;光州亦辖5县,皆上县,州治定城,天宝户三万一千多。寿州的人口略多于光州。王绪曾任霍丘镇使,起于寿州,其武装自当以霍丘镇的兵马为核心。故随王绪、刘行全入闽者中,寿州人必多于光州。时王潮、王审知只是以县佐身份为王绪军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而已,没什么实权,以至于到漳州后还差点连自己老母的性命都保不住。可见,王绪入闽过程,王潮三兄弟都只是随行者(过去常说,某人曾随王审知入闽,其实很不科学)。以此测算,随王绪入闽者中,光州固始县的应不及十分之一。就算十之一二吧,那也表明,十之八九不是光州固始人,而是寿州人或光州他县人。但晚近闽地族谱却罕见(或者说并未见)光启元年自寿州各县或自光州定城(或光山、仙居、殷城)入闽者。此亦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光启元年,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入闽,此为史书明确记载有光州固始人批量迁闽的唯一一例。其人数充其量不过一两千户。^①今人或据福建晚近族谱的不实说法,说光州固始是“唐人故里,闽台祖地”,显然有背历史真实。

我们认为福建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个“中原”,是个比较宽广的概念,绝不限于河洛,更不限于河南固始一隅之地。

注释:

[1]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固始县志编纂委员会:《固始县志》第2版,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

[3]陈鸿文编纂:《华安箕林湖陈氏家谱》,清同治十一年(1872)稿本,载《闽台族谱汇刊》第十二册,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

[4]陈万豫等纂:《南海鹤园陈氏族谱》,民国8年南海貽燕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522页。

[5]陈昌远纂修:《陈氏族谱》,民国13年梅州陈昌远铅印本,《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525-746页。

[6]孙盛:《晋阳秋》“成帝”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年,第182页。

[7]陈嘉言编纂:《平和侯卿五世洞宇派陈氏族谱》,清道光稿本,《闽台族谱汇刊》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永乐大典》卷三一三三《陈果仁》引《豫章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①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载:天宝元年,全国计户853万多。会昌户495万。以此推算,会昌户只有天宝元年户的53.8%,以此推算,会昌年间的光州户数只有约1.7万。光启年间的户口数不存,估计与此接近。以固始户数为光州1/5计,唐末固始不过3400户。即使半数随王绪入闽,也不过千余户。据《新唐书·地理志》数据统计,天宝元年福建有9.1万户,亦以53.8%计之,唐末福建也有约5万户(唐末福建少受战争影响,实际户数当远多于此),随王绪入闽的固始人,在福建总户数中只占极少数。

- [10][20][24]《新唐书》卷四三上《岭南道》、卷一三七《郭子仪附郭暖传》、卷九《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11]《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岭南道》。
- [12]唐长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 [13][14]《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卷五《尚书兵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 [15]张鹭《朝野僉载》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 [16]辛文房:《唐才子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华安箕林湖陈氏家谱》,清同治十一年(1872)稿本,《闽台族谱汇刊》第十二册。
- [18]谢重光:《〈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与生平》,《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5期;《再论〈龙湖集〉是后人伪托之作》,《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3期;谢重光:《〈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两篇系伪作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辑;杨际平:《陈政、陈元光史事考辨》,《陈元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 [19]莆田《南湖郑氏家乘》。转引自陈支平:《从历史向文化的演进——闽台家族溯源与中原意识》,尹全海、余纪珍、乔清忠编:《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 [21]转引自郭寄峤:《环球郭氏宗谱》卷二《源流志》。
- [22]许嘉谟纂:《清溪虞都许氏家谱》,民国丙寅年重修,1993年初版。载高志彬主编:《台湾关系族谱丛书》第3辑。
- [23]泉州《鉴湖张氏族谱》卷首,明嘉靖十九年张继明序。转引自陈支平:《从历史向文化的演进——闽台家族溯源与中原意识》,尹全海、余纪珍、乔清忠编:《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 [25]《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二五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责任编辑:陈双燕]

On Chen Yuanguang's Origin

YANG Ji-ping¹, XIE Chong-guang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amen 361005, Fujian;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isty, Fuzhou 35007, Fujian)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great different views as to the origin of Chen Yuanguang, the man who established the first official rule in Zhangzhou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ne of the well-known opinions is that he came from Gushi, Guangzhou. Judging by the materials about dozens of his forefathers and descendants in his family tree that saying is unfounded. According to some relatively reliable historical data, Chen's forefathers came from Hedong and settled in Guangdong and later became the influential figures in Zhangzhou and Chaozhou area.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Fujian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Zhongyuan culturally. But Zhongyuzn here is a broad concept, not limited in central Henan, not to say Gushi.

Key Word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Lingnan regional adminstion, Chen Yuan-guang, genealogy fraud